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甲寅雜誌存稿

章秋桐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甲寅雜誌存稿

上

附  
甲寅日刊存稿  
獨立週報存稿

長沙章士釗著

甲寅雜誌存稿

上卷

附

甲寅日刊存稿  
獨立週報存稿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四輯

## 目錄

- 甲寅雜誌存稿……………章秋桐著
- 章太炎（炳麟）先生家書……………湯國黎編
- 中國憲法史……………陳茹玄著
- 新爾雅……………汪榮寶編
- 英屬馬來半島……………朱鏡宙著
- 星洲十年（政治·市政）……………星洲日報社編
- 星洲十年（經濟）……………星洲日報社編
- 星洲十年（文化）……………星洲日報社編
- 星洲十年（社會）……………星洲日報社編
- 星洲十年（附錄·大事記）……………星洲日報社編

# 甲寅雜誌存稿卷上目錄

## 社說

頁數

政本·····	一
國家與責任·····	二六
政力向背論·····	六
調和立國論·····	九六
政治與社會·····	一四一
復辟平議·····	一八四
共和平議·····	二一一
帝政駁議·····	二四二
民國本計論·····	二八六
自覺·····	三〇九

時局痛言……………三二〇

國民心理之反常……………三三一

國家與我……………三三八

說憲……………三五三

愛國儲金……………三六二

評梁任公之國體論……………三七一

讀嚴幾道民約平議……………三七七

### 附甲寅日刊存稿

發端……………一

論通信秘密……………七

國教問題……………一〇

一院制之主張……………一二

理想之一院制……………一六

議會之品格·····	一一二
議會減少名額之主張·····	一一三
論解散權與不信任投票·····	一二七
國務總理之任免與副署問題·····	一三三
論行政裁判·····	一三五
論同意權·····	一四一
憲法問題·····	一四三
加入歐戰問題之意見·····	一四六
反對政府外交政策者應有之覺悟·····	一四九
臨崖勒馬之外交·····	一五〇
愚之外交政策觀·····	一五二
外交問題·····	一五四
約法上宣戰問題之解釋·····	一五六



論段總理辭職事·····	五八
段總理應取之態度·····	六〇
創設特別國務會議增造不管部之國務員議·····	六三

# 甲寅雜誌存稿

## 社說

政本 民國三年五月

爲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欲得是說。最宜將當今時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爬羅而剔抉之。如剝蕉然。剝至終層。將有見也。

往者清鼎既移。黨人驟起。其所以用事。束縛馳驟。鹵莽滅裂之弊。隨處皆有。國人乃皇皇然憂。以謂暴民終不足言治。羣相結合。肆其舐排。有力者利之。從而構煽。鬼蜮萬狀。莫可究窮。黨人不勝其憤。暴起而蹶。如黔之驢。卒爲眈眈者斷喉盡肉以去。由今計之。國中不見黨人之迹。幾一年矣。此其得失功罪。自非今日所能論定。惟前之所銜於黨人。而以爲暴者。至今宜無有反之所屬。望於黨人以外。而以爲治者。至此宜稍稍見端倪焉。此吾人應有之覺心也。而今何如者。

一年以前。似聞人之恆言曰。有強國之憲法。有弱國之憲法。有亡國之憲法。所謂亡國

憲法。即指臨時約法而言。當時四方之所爭執者。在總統大權一點。右之者以爲總統而有。大權。國即強。否則弱且亡。愚爲平情論之。謂彼以大權與強國。併作一詞。意在權朝至而國將夕治。此亦必無之理想。特曰權者爲所以強國。必由之道耳。然邇者國會滅。憲法草案消。約法之効力久停。今且一如政府之意。以增以削。是元首大權。全然無礙。已非一朝一夕。所謂強國。其效果何如者。雖曰元氣過傷。百端待理。莽年三月。斷難有成。然君子之觀國也。不於其治。而於其意。一載以還。風聲所播。大略可見。今不言效。果而言希望。又何如者。且漫云強國。妄人猶病其誇矣。即自保其弱。懦夫且嫌其難。今祇求其僅免於亡。止矣。盡矣。則又何如者。

興言至此。最易流於悲觀。發爲過激之論。愚且極力自鎮。除客氣。務盡而唯質。之內籀。歸納之方。事實既詳。然後著爲概說。夫夙昔以爲憂者。非外力之深入乎。而今則有加。無已也。有加無已。而吾惟解所以媚之。於是媚外之道。亦與之繼長而增高。前清之外務部。宜望塵而莫之及也。夙昔以爲憂者。非財力之困乏乎。而今則有加無已也。有加無已。而吾惟知借債以彌縫之。愈彌縫而愈困乏。愈困乏而愈不得。不彌縫。坐是外人。

益益持吾短長國款日見押國產日見消路鑛日見失甚且土地日見蹙也夙昔以爲憂者非人民生命財產之危險乎而今則黃河以南長江以北數千里之地悉蹂躪於豕狼焚燒淫掠無所不至政府傾南北勁旅數萬衆以合圍之卒莫能克不僅不能克時乃兵匪交通共肆荼毒也前者南京不毀於所謂亂黨而毀於所謂國軍而今則西北之元元困於匪而又困於兵也夙昔以爲憂者非行政不能統一乎而今則內而部自爲政加甚也外而省自爲政加甚也地方財政之不可理加甚也（一）人民之感其痛苦又加甚也夙昔以爲憂者非革命之子起自田間粗鄙近利不解政治乎而今則方鎮大員莫或識丁清流之士四方屏迹其他販夫走卒刁生惡胥革員廢吏之蠅集蟻附儼然操數萬萬人之生命於其手而惟所欲割其勢日進而未有已也夙昔以爲憂者非天下不定商工失所乎而今則「兵亂日聞於郡縣盜賊徧擾於城鄉商賈不行農機停業」（二）又烈於前也而且武夫屠伯奸紳猾吏日借法律以爲殺人之具人

（一）廣東兵費之繁，過於胡陳時代，肇啓趙梁士勳兩君電粵以政長言之。  
（二）此不惡雜誌所以罵倒黨人者。

不自保。何意謀生因之。企業愈停滯。利子愈下落。誠不知伊於胡底也。夙昔以爲憂者。非黨禍之烈乎。而今則無京。無外。暗鬪彌厲。掌政權者。非某派。不能掌兵權者。非某系。莫可大派之中。又含小派。正系之內。復分旁系。派派相牽。卽系系相舐。恍若國家可亡。派若系。不可亂見象之惡。又非可以言語形容也。凡此種種。隨筆所之。已至滿幅。讀者試思之。此其爲說。容有未然者乎。

以是之故。社會心理。乃隨其人之賢否。心之冷熱。力之大小。位之高下。應於時勢。以呈其印象。分而驗之。可得言焉。一派則不賢而得勢者也。此將充其慾心。與強權之所至。以陵民膏脂而自肥。國家之危亡。彼果知之與否。乃視其不賢之限度。以爲衡。大凡不賢之尤者。其知之彌真切焉。是故不知者。僅以經常之貪量肆其所圖。而知者。轉以猶太富人之思。堅其倒行逆施之志。一派則賢而依勢者也。茲所謂賢。亦有數等。其自上自審其政略。不能見容。而又不欲遽舍政權。免至時會之來。無能驟進。以故虛與委蛇。俟時而動。此自其光明面言之者也。若黑暗面。則明知天下將亂之機。終不以易其目前榮樂之計。強暴之爲。以法律文之。立乎公廷。居然以之指導天下。私居論議。則又抱頭。

太息痛陳其不得已以冀收清議於無形其在習為奸智者流則又造作語言舐排異己回護亂政矜為通識舉凡貪勢近賄縱欲敗度一切之計幾無不可張皇粉飾以號於衆謂從政亂邦在理宜然相習成風了無媿畏（一）一派則不賢而失勢者也此其設心與不賢得勢者了無以異今雖失之而終日蠅營狗苟正謀所以復之而倏得倏失又小人之所恆有也又一派則賢而無勢者也此其人一旦得勢其行徑亦將與前所謂賢者宜無不同然以其失意也所以昏其智者不烈而夜氣之存較多見夫政治污穢道德淪喪外禍環迫武夫橫行其不持消極之見以為中國必亡必亡而已得過且過者又十無一二也之四派者雖不足以盡天下人之心而以概政治上之人倫大

（一）此兩種人前者可求之姚姬傳李斯論後者可求之歐陽永叔與高若訥書姚之言曰「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即有學識甚富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頓足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為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為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晏然無與者矣」歐之言曰「足下家有老母身情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雖朝廷君子亦將閱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長便毀其賢以為當黜（指范希文）庶乎辭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達以智友其過此君子之賊也」愚讀此文至於垂涕泣矣

抵不甚相遠。就中不肖而冥頑。全不知國家爲何物者。不計。祇求其有。猶太富人之思想。以上則無論賢愚。智鈍。窮通。上下。又有一共通之覺念。主於其中。是何也。卽莫明其故。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以爲變亂之至。無方無時。吾人旣求所以治其國。而不得。其次之所當爲者。亦惟全吾軀。保吾妻子。豔吾姬妾。華吾輿馬。樂吾擗蒲。縱吾酒食。並充其力之所能。至以攫其所萬不應得之財。預爲亡國後之生活計而已也。

夫至全國人舉爲亡國之預備。是其國有亡徵。無可疑也。所謂亡徵者何也。亦如前言。外患益益迫。財政益益窮。盜賊益益橫行。地方政治益益紊亂。工商業益益衰敗。官僚私鬪益益急激。是已。夫國之盛衰。古今時有轉危爲安。例亦不鮮。如是種種。竟釀成國亡無日之通感焉。抑又何也。此童子可得而答曰。爲國如爲醫。然得其方。則治。否則亡。今茲國有亡聲。必也未得其方也。惟治道百端。覲縷莫盡。所謂方者。又何方也。自愚觀之。爲政在人人存。而政卽舉。政治之得失。無不視人才之得失。爲比例。差故政治爲枝葉。而人才始爲本根。今日爲政。未得其方。亦以用才未得其方。一語概之足矣。愚今言用才。所謂用者。易生誤解。今請以說明之。用人曰用。自用亦曰用。天之生才。而

適有相當之職分以發展之舉曰用才云者乃盡天下之才隨其偏正高下所宜無不各如其量以獻於國非必一人居高臨下以黜陟之也人恆曰吾國人才消乏是則然矣然愚謂苟悉其消乏之量以致於用國事斷非不可爲此本論之前提也昔者英儒穆勒嘗以人才譬之貨棧必使一國之才盡趨於棧則棧力厚否則貧意謂國有一分之才即當使之自覓其途以入於政而政始良也此在人才最富之英倫其學者猶以爲言才難之國如吾又焉待論夫吾國史家最惡奸佞而奸佞之著首在蔽賢反之君子登朝其所急務乃在進賢而退不肖而賢才之一進一退恆不必有時地之不同往往今日權奸當國而羣賢退明日儒臣在位而羣賢復進人才不出此數而一爲翻覆政之清濁形焉是可知用才不得其方云者易詞言之人才不得所之謂也

不得所有二象一用事者失其才一不用事者失其才用事者之才其義古不用事者之才其義今用事者之才譬之於人爲魄不用事者之才譬之於人爲魂用事者云云意至明了無待申說不用事者首推議會議會者以監督行政爲務監督行政雖不與於行政之事而政府以此無敢失職其有功於政治與用事者固無殊也故兩部者有



若輔車相依爲命一部喪其德病在麻木兩部喪其德立得死亡今吾人日聞呻吟之聲其或將至死亡之候乎然前言之矣無才云者乃比較之詞非絕對之義一國之才不足治一國之事者世固有之而吾尙不欲以此自呪惟語有之繩之絕也必有絕處吾今困頓至此其受病處究安在乎愚嘗爲徬徨而求之得四字焉曰好同惡異好同惡異者披其根而尋之獸性也治生物學者言鴻荒之初萬物俱生以同殘異漸遺今數故生物爭存律曰同化讀者亦知前此張勳繼兵南京今者白狼橫行西北遇物輒掠遇屋輒焚遇女輒淫遇人輒創千年以前歐洲異族相殘之所不忍爲者而吾之兵若匪悍然爲之是何故耶此無他好同而惡異也惡人之財產身分不與己同必毀滅之使盡同於己而後快也此以知吾之野性至今未除顯之則用於兵戈隱之則施之政治學術而數千年治亂循環社會機能卒無一日可以發達如歐美今日者皆爲此野性所縛之故讀者其勿駭吾言也前世紀中葉英儒梅因以研求古法有重名曾謂印度未逾宗法社會一步而吾國剛逾一步遂乃永遠不進因斷定「社會沈滯不動本人種之通則而奮發前邁乃其例外」(一)夫通則者何同也例外者何異也

社會化同以迎異則進剋異以存同則退是故哥白尼之言天奈端之言動達爾文之言天演歐人迎之遂成爲新舊世界相嬗之樞機當時立說之不合於羣衆心理殆過於爲我無君兼愛無父之說倘歐人視若洪水猛獸亦如吾之所以排楊墨者而排之則歐洲之文化至今無過於吾可也間嘗論之吾之學術莫盛於周末西方幾何邏輯以及其他物質之學爲諸子發其萌芽者不少概見苟能適如原量布於人實善用其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術不以利祿之途迫人尊孔則以吾東方神明之旨推尋稽證至於二千餘年之久而不羣制高華國力膨脹與今日歐美諸邦齊驅而并進焉愚未敢信也而不幸苟簡之思單一之性牢固而不可破遂凌夷至今莫可救藥推原其朔則此種苟簡之思單一之性乃自原始社會迤演遞嬗而來無他好同惡異之野性也其在政治尤有甚焉專制者何強人之同於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於己即莫不樂專制(二)故專制者獸欲也遏此獸欲使不得充其量以爲害於人羣必賴有他力以抗

(一) Maine, Ancient Law 二八頁

(二) 孟德斯鳩曰「夫專制之國其性質恆喜同而惡異彼以爲異者觀之謀也」一見原譯法意

卷二十五十六頁被蓋指宗教言然專制與喜同相連到處可通

之。其在君主獨裁之國。抗之以變。則爲革命。抗之以常。則爲立憲。抗之於無可抗。則爲諫諍。由三代以迄前清。立憲之義。非吾所有。有之亦惟革命與諫諍已矣。歐人之言革命者。咸信革命一度。人民之政治力。必增一度。盧梭之流。信之尤篤。而吾乃不然。吾歷史上之革命。非能有良政略。必培其惡者而代之。非能創一主義。必革其無者而以行之。徒以暴政之所驅。飢寒之所迫。甚且陰謀僭志之所誘。遂出於斬木揭竿之舉。以遂其稱王稱帝之謀。其成也。彼乃復爲專制如故。不成則前之專制者。又特加甚。首難者死。餘戢戢如犬羊。伏不敢動。惟所踐踏。舉數千年之政。爭不出成王敗寇一語。其中更無餘地。可使心乎政治者。在國法範圍之中。從容出其所見。各各相衡。各各相舐。因取其長而致於用。以安其國。以和其人。無他。專制好同之弊中之也。各方意見。旣無法自由表示。以施於政事。而於無可如何之中。微有鬱而必發之象。則於諫諍見焉。諫諍者。亦隱消同勢所由生。非專制之所欲也。於是諫諍與專制其勢力相與消長。而吾之學者。每以君能納諫與否。卜世運之隆污。稱美重臣。每日正色立朝。指斥姦佞。則曰阿諛取容。伊尹周公。諫其君者。言至深而事至迫。存之於書。以著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

周公爲良相。卽漢高唐太。號稱英主。亦不能有違於張良魏徵之言。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夫諫者。何不肯苟同於君之謂也。是故有時天子與宰相辨可否。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有時諫官與天子爭是非。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一)甚且檻可以折。麻可以壞。簿鹵可以遮。中使可以殺。幸則受者改容而遷。善不幸則施者浴血而陳。尸皆無非一。同。一。異。之。辨。也。其在歐洲。則進而言立憲。立憲云者。以法律遏君之欲。使不得爲同。以亂政也。英倫千二百十五年之大憲章。爲條六十有三。是乃民與君約。此六十三事者。有如此書。自非然者。爾不得強吾同於爾也。千六百八十九年。之人權宣言書。兩部共爲條二十五。是亦民與君約。此二十五事者。有如此書。自非然者。爾不得強吾同於爾也。英人於世界民族中。誠不媿爲先覺。彼旣認明王權不當絕對。卽創爲根本大法。使國中賢智得所準據。以發抒其意氣。而若政若法之因。仍變化舉在種種。意氣相劑。相質之中。而極端之民政。轉得養成於君政之下。且爲他共和國。

(一) 雜探費子爾書魏鄭公傳及歐陽永叔上程司諫書。

所。莫。能。及。非。偶。然。也。今。人。豔。稱。英。之。內。閣。政。治。矣。亦。知。此。制。胡。自。而。生。乎。白。芝。浩。者。曠。世。寡。儔。之。政。論。家。也。嘗。著。眼。於。巴。力。門。論。鋒。之。烈。謂。英。倫。政。治。實。先。天。下。而。以。評。政。爲。政。其。所。以。致。此。則。以。內。閣。政。治。之。故。(一) 愚。謂。白。氏。此。言。微。有。倒。果。爲。因。之。弊。蓋。必。國。家。先。容。有。反。對。者。之。發。生。而。後。有。內。閣。政。治。斷。非。異。軍。蒼。頭。特。起。創。造。一。內。閣。政。治。以。期。反。對。者。潛。滋。暗。長。於。其。中。也。要。之。英。倫。政。治。之。成。功。其。因。在。反。對。者。之。得。力。無。可。疑。者。其。政。府。黨。在。政。治。用。語。曰。『王。之。僕。』在。野。黨。曰。『王。之。反。對。黨。』(二) 以。王。爲。標。準。而。反。對。之。是。以。王。當。天。下。之。衝。與。君。主。不。能。爲。惡。之。原。則。不。期。而。相。叛。故。此。語。初。出。人。頗。駭。之。而。英。人。卒。奉。爲。科。律。用。臻。上。理。梅。依。曰。『政。黨。之。德。首。在。聽。反。對。黨。之。意。見。流。行。』穆。勒。曰。『一。國。之。政。論。必。待。異。黨。相。督。而。後。有。執。中。之。美。』又。曰。『二。黨。之。爲。用。也。其。一。之。所。以。宜。存。卽。以。其。一。之。有。所。不。及。而。其。所。以。利。國。卽。在。此。相。攻。而。不。相。得。乃。有。以。制。用。事。者。之。威。力。使。之。常。循。理。而。惺。惺。』(三) 皆。此。物。此。志。也。

(一) 見拙譯白芝浩內閣論

(二) 王之僕 King's servant, 王之反對黨 King's opposition.

(三) 嚴譯軍已極界論六八頁。

由是觀之。好同惡異之爲賊於政治。可以明其故矣。今更略而言之。專制之國。君誠至尊。而亦專欲難成。衆怒莫犯。其能持盈保泰。不至隕越者。亦必首有立朝侃侃之臣。次有敢諫直言之士。以折其同而表其異。以言立憲。則最初嚴制其君。使不得爲同。次由一黨代君以執政。而所以摧其同者。亦主於一黨堂堂。正正交綏於議會之中。此外新聞著述。又各以自由而爲同異。此所以爲政治之大觀也。讀者明辨乎此。可以進語共和政治矣。

昔者法儒奢呂著『民政與法蘭西』一書。(一)倡言君政民政之分。不在精神而在形式。英儒梅因和之稱其所言爲政治學上一大進步。就此細論。本篇實無餘幅。惟愚敢言曰。奢呂之說。實爲精確無倫。今依彼立言。共和之與他國體異。其形式者。不外元首之不由世襲。元首既不由世襲。則凡歷史所傳。民之以革命以立憲。或以諫諍謀制其君之同勢者。至此舉無有。在法宜若國中各方面之勢力。最易尋其邏輯上之途徑。充類至盡。以達於政治。而孰知證之事實。竟有大謬不然者。大凡共和之成。每由革命。

(1) Scherer, La Démocratie en France.

舊制初覆首難者。即欲出其理想上之組織。施之國家。勢將與國中舊有之利益。方方衝突於斯時也。一國最強之權。握於少數之主動者。彼恆易濫用其權。強人就己。殊不知物之不齊。乃物之情。獨裁無上之君。且不能執一以馭萬。何況以共和之名。相號召乎。其極也。必至反動。大起國本。以搖時。則反對中之強者。又每能收拾人心。翻而覆之一國。高權收於其手。以理言之。彼目覩前用事者之失敗。宜力反其所爲。而急以調和。情感爲務。而史證相告。則殊未然。彼之逼拶國人。使之附己。較之彼所受於前用事者。必且逾烈。其極也。遇反動而取滅亡。又與前同。如是展轉如環。無端民不堪其擾。國不勝其憊。而人之視共和。遂若蝮蛇之不可近。法蘭西革命史。其所以詔吾以茲爲最有。益之教訓。千八百七十一年。所謂第三共和。其不復返於君主。蓋亦僅矣。(一) 其所以致此者。無他。皆好同惡異之一念。誤之也。

滿清乍倒。愚執筆於上海民立報。見夫舉國若狂。一往莫復。曾將奢呂梅因之說。反復說明。意在促革命者之注意。使不懷極端之見。視政質爲前清所有者。悉毀之而不顧。

(一) 當時議會、君主黨實占優勢。以各有所擁戴。不肯相下。故運就共和。

人物爲前清所重者。悉拒之而不接。以致釀成反響。更生政變。由今觀之。吾力於當時。可以想見。雖黨人失敗。是否全由新舊社會之不相容。尙待推論。注意於利益不同之點。極力爲之調融。且挾其成見。出其全力。以強人同己。才盡出己黨而後快。又其中有所謂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負責任。肆口謾罵。語若村嫗。行同無賴。因之社會之情。以傷。陰謀之局。以起。則事實具陳。無可既敗而敗之者。又惟恐歷史。其或欺予。謹循前例。而加甚焉。宋教仁演說於中央之失政。此在歐洲特尋常之尋常。而樞要以之通電天下。指爲奸國盜喪其身。國卒以亂。夫暴徒誠可以除。而議會中反對借款。質問俄約之爲。既安能免。而亦稱爲斷送國家殘民以逞。列於文告。聲罪致討。政無古今。中外賢在位中。無一佞滿清季年。江春霖胡思敬之流。嚴劾權貴。揚其直聲。而民直蕩盡。獨吾家太炎一建議屏四凶。則中央鉗其自由。舉世目爲狂。近且黨派廢自治機關。用純乎政府系之議員。以修訂大法。一載以還。清議絕滅。遊探滿街。道路以目。新聞之中。至數十日不著議論。有亦祇談游觀玩好。無



事。或。則。滿。載。陳。篇。說。帖。塵。羹。土。飯。之。文。猶。且。禁。錮。記。者。頒。訂。條。例。既。嚴。誹。謗。復。重。檢。閱。歐。洲。中。古。之。所。未。聞。滿。洲。親。貴。之。所。憚。發。毀。及。鄉。校。智。下。於。子。產。禁。至。腹。誹。計。踵。乎。祖。龍。自。古。爲。同。斯。誠。觀。止。則。又。暴。民。專。制。之。所。不。敢。爲。而。今。之。君。子。以。爲。安。國。至。計。者。也。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其。抑。之。也。至。則。其。暴。發。也。愈。烈。望。前。路。之。茫。茫。曷。隱。憂。其。有。極。愚。書。至。此。蓋。已。爲。擲。筆。三。歎。流。涕。而。被。面。矣。不。圖。爲。同。之。弊。乃。至。於。此。

愚。之。草。爲。此。論。非。敢。有。一。毫。成。見。也。說。者。謂。國。基。未。穩。民。志。未。安。政。府。所。爲。縱。越。乎。常。軌。以。外。而。爲。國。家。計。似。未。能。責。之。過。苛。是。誠。然。也。蓋。共。和。之。名。非。國。莫。傳。國。如。不。存。體。於。何。有。是。政。府。所。爲。苟。可。以。由。之。而。國。固。而。民。安。雖。無。當。於。共。和。之。道。吾。又。何。求。無。如。以。愚。觀。之。正。如。孟。氏。所。言。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此。泛。覽。乎。古。今。治。體。而。可。知。也。論。治。之。家。所。以。深。惡。夫。同。者。非。於。同。而。必。有。所。惡。也。惡。夫。同。之。不。足。爲。治。也。苟。足。爲。治。則。專。制。政。體。至。今。可。留。於。歐。美。彼。中。人。士。決。無。取。流。血。斷。脰。以。求。去。之。前。舉。穆。勒。之。論。二。黨。曰。其。一。之。所。以。宜。存。卽。以。其。一。之。有。所。不。及。此。不。啻。曰。異。之。所。以。宜。存。卽。以。同。之。有。所。不。及。惟。不。及。云。者。人。皆。以。謂。同。之。爲。物。本。質。未。良。愚。則。退。一。步。言。之。同。

而失其爲同。斯爲不及質之良否。暫不計焉。何以言之。凡爲同者。非一手一足之事也。是必託乎朋類。而朋類以恃其爲同之故。恆從其意而不從其令。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倡爲同者。本不喜法度。則爲之子者。宜惡法度也。尤甚至是而欲以令齊之。此必不可得之數。是將有暴戾恣睢。壞法亂紀。而以其爲同也。主者莫能問之者矣。夫至國有暴戾恣睢。壞法亂紀者。而莫能問他。非愚所知。以云爲同。已不能副其實矣。凡爲同者。所隸之人材。必也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之同。蓋同其道。小人之同。則同其利。同其道者。以同而異。同其利者。以異而同。夫至有小人。之異伏於

(一) 一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違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見蘇子瞻上神宗皇帝書。

(二)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見歐陽永叔朋黨論。

(三) 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誓。召公大賢。雖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竟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數往謝之。見蘇子瞻上神宗書。又歐陽永叔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有曰。一貴年仲淹。初以忠言。論關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雖

其所以爲同。則奸悍傾巧相賊相害。無所不恣。無所不至。主者將坐視其威福。下移而莫如何。至是能爲同者。亦罕矣。又凡爲同者。其必至之勢。首爲蒙蔽。故古之善爲同者。莫如始皇。而李斯趙高二豎子耳。足以持而舞之。蒙恬將兵三十萬。扶蘇以太子之貴。親監其軍。斯高矯詔殺之。彼乃不敢復請。何也。懾於始皇之同也。趙高陳鹿於廷。強指爲馬。羣臣莫不馬之。何也。懾於秦廷之同也。蒙蔽至此。必非爲同者之本心矣。由此而言。同且莫達於真同之域。遑問良否。蘇子瞻曰。『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此誠深通治道之言。所謂恃智猶言恃同。智有所不及。卽同有所不及也。

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陳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請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琦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滙。仲淹則是劉滙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同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書廷諍。而不私。以此而首。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講爲朋黨。可謂誣矣。」

此觀於吾之外交而可知也。前清之末。當局無能。識者說其媚外。攻之特甚。而吾權利之未盡喪於滿清之手。未始非輿論之功。又當時封疆大吏。率多老成。與滿廷旨趣。不必劃一。每當國有大計。機至迫切。頗能逕出所見。慷慨上爭。與朝旨忤。所不計也。滿洲末運。賴此而維持者不少。庚子之役。劉張二督之保衛東南。今總統袁公之遮蔽齊魯。明明與政府立異。而舉國食其賜。其大證也。而今又何如矣。愚知外人之敢於要求。遠過於前政府之畫諾。唯恐或後。亦遠過乎前。至輿論何在。則轉飄忽一無所聞。夫清政府以鐵道國有政策。釀起人民之抗爭。以取覆亡。由今思之。國有云者。猶唐虞三代之治耳。乃前則張脈債興。今而奄奄欲死。雖曰彼此時有未同。而性與習移。亦不至如此其速。此得毋風塵頽洞之秋。國中有大力者。方負國民而趨使其耳目無自而彰也耶。夫民氣囂張。誠不可尙。而正當有力之公論。亦大足爲國際談判之後援。政府不知所以用之。而日以抑之。爲得計。是不謂之政治自殺焉。可得乎。今既議會消矣。新聞死矣。所謂封疆之吏。政府皆視同鷹犬。有事需其口舌。則嗾之言之。又安敢望其抗議。而吾國人無遠識。無毅力。薄於愛國心。加以貪鄙近利。敢爲小人無忌憚之事。倘外交當局。

不得其人。全國之生命財產。不難於冥冥之中。斷送於一二季完用其人之手。國人至死且莫知其病症。讀者其勿以愚言爲過激也。國政至專。出一門小人。敢於買怨於國人。其術必足以彌縫於首長。同僚知其隱者。其貪勢嗜利之心。大抵相同。又各有以關其口而奪之氣。事勢至此。彼果胡所憚而不爲。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愚爲此論。雖逆探未然而以爲必然。亦誠不願不幸而言中。然縱覽古今。橫觀中外。此種傾向。息息而來。告實迫。愚不得不表而出之。以警其國人。嗚呼。其所以有此傾向者。何也。則好同惡異之一念。釀之也。

此又觀於人心而可知也。昔者國人惟以黨人爲憂。以爲黨人不亡。中國即不可治。於是踴躍奮迅。聯爲一氣。以排之。愚知贛甯不亂。黨人亦將無側足之地。何也。千人所指。無病而死。一國之人共厭此物。則其物必無法以自存也。今黨人已星散矣。則國人之所當務。在仍然踴躍奮迅。聯爲一氣。移其對待暴民之心。以整理國事。此應有之心理。亦當然之邏輯也。夫吾夙昔理想中之中華民國。非革命後國人共矢其天良。同排其客氣。無新無舊。無高無下。無老無壯。無賢無不肖。悉出其聰明才智之量。投之總貨棧。

如穆勒所言。以安而邦。以定而法乎。今既不可得。革命黨以不勝其排而去矣。然國家者。非革命黨之國家也。革命黨可去。國家終不可去。雖曰國中一部分之聰明才智。勢將隨革命黨以出。吾棧。但若其餘者共矢其天良。同排其客氣。如上云云。而進行焉。國事亦奚不足爲理。無如政象之來。又與吾人以反感也。蓋前之排革命黨者。乃集合無數互相排之人。羣排一共通之大敵。公仇未消。私鬪自己。迄大敵去。而其互相排之局立成。數月以來。政情紛擾。大率由此。夫人而至於相排。有天演之公例。運乎其中焉。是乃新進孤立者常去。竊用威福者常留。不然則前者被吸於後者也。潔廉自好者常去。頑鈍無恥者常留。不然則前者依違於後者也。爲政有方者常去。黷貨亂政者常留。不然則前者軟化於後者也。而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者之中。其勢力資望。又各有其等差。自茲以往。少竊用威福者常去。尤竊用威福者常留。不然則前者被吸於後者也。少頑鈍無恥者常去。尤頑鈍無恥者常留。不然則前者依違於後者也。少黷貨亂政者常去。尤黷貨亂政者常留。不然則前者軟化於後者也。展轉相排。展轉相勝。最後而國家賴以支柱者。亦惟此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醇乎醇者。數輩而已。國政

既出於彼。彼乃推類引朋。綦布而星羅。四周於天下。其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之質。有一不肖己者。則陶而冶之。使之悉合。於是據盡天下之公家機關。以臨吾民者。無往而非所謂醇乎醇者而已。讀者又勿以愚言爲滑稽也。以達爾文之說。施之政治。其例未可逃也。至吾國人相排之局。已至何級。尙非吾人所忍細認。其秉國成者。卽當日爲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與否。亦屬問題。然政之所出。確係數頭。餘則被吸者。依違者。軟化者。與夫爲其陶冶者而已。無可疑也。若而輩者。相與爲容頭過身仰事俯蓄之計。亦食其祿不忠於事。設官千萬。悉同廢料。此外之受排者。憤國事之無可爲。又多出於消極自暴之想。美人醇酒。輿服賭博之好。與日而俱增。綱紀益墮。道德日腐。父兄不能約束其子弟。師長不能導領其生徒。非惟不能抑。又不欲。髣髴已入於日莫途遠之境。祇得共爲其倒行逆施之謀。加以外交無能。利權盡喪。債如山積。而政府舍其飲酖自殺之圖。別無他計。步武埃及胡。以爲國雖至愚者。亦能數日而知死所矣。以是不平之聲。滿乎天下。亡國之歎。聞於街衢。而又盜賊橫行。饑饉薦至。商工廢業。物價踴騰。不逞之徒。至死於炮烙。九空之室。更燬於官兵。新聞指斥。武夫則記者橫被。

桎梏行軍一遇工廠則傭女悉被姦淫。(三)觸目皆可傷心無往而非戾氣而黨人之  
 遠矚於海外潛伏於田間撫髀而太息乘間而即發者尙不計焉以是種種凡居國中  
 者終日皇皇不知禍變將以何時而至斯誠亂亡之象也其所以致此者無他蘇子瞻  
 之所謂智勇辯力未得其養也智勇辯力未得其養以相排者衆也然相排者其初又  
 非敢直以己意爲之必其國有可依之法律有可承之意旨然後因緣爲奸相與劫持  
 而出於是是又無他政治所從出之地有以好同惡異之術操縱天下者也語曰涓涓  
 不壅終爲江河不圖一術之差爲害竟至於此

凡右所陳乃在證明爲同之弊果爲同也有國會不足以爲治無國會亦不足以爲治  
 有約法不足以爲治無約法亦不足以爲治易而言之立意既非所期專制亦無能爲  
 役其極也國不能保民卽於死而已身若子孫亦或與之俱殉焉甚矣術之不可不慎  
 也有疑愚言者曰國勢至此非人力所可挽回子言誠是然悉如子意而矯其弊吾亦

(一) 各書訊供、隔用燒油香跪火爐、繃馬、縛諸刑、異常慘酷、

(二) 大漢報記者胡石庵、記征鎮軍之不力、被鄂督段芝貴所違、龍濟光軍至樂從、一練廠工女  
 數百人、盡被淫污、



未見其可。愚曰不然。蓋國勢至此者，必有所以致之者也。苟吾一旦見其真因而芟夷之，則其目前之效，縱不能挽現狀而進於良，亦必能障之使不更趨於惡。於是集天下之聰明才力，大公而至正戮力而同心以謀所以救弊而補偏焉。謂國事終無可爲，未必然也。蓋國中無一有大力者，欲以其術一天下，因舉天下之人才而鉗束之，困毀之，則賢者無同流合污之嫌，而用其愧怍智者無逢君張寵之目，而勞其粉飾。凡所謂才必能自覓其經常正當之徑途，以入乎政事，向之新進孤立者，潔廉自好者，爲政有方者，將不至受人之排以去，且君子小人之道，互爲消長者也。國中多一分正氣，卽少一分邪氣。此種端方廉直之士，既有自由發展之地，則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者，亦將不至敢行無度而絕無所顧忌。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彼之不遜而好利，固非自有生而然也。苟政治清明，無所容其貪詐自暴之心，旣除立功之意，卽正則因材器使，功績或較小廉曲謹者爲尤多。語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是之謂也。(一) 至如被吸者

(二) 當蔡先生元培以南京使命入京，與唐紹儀汪兆銘宋教仁李煜瀛諸君，在舟中發起六不  
會，同時汪李以吳英敬恆張繼兩君在上海發起進德會，當時社會頗有從風而靡之勢，民  
國之朝氣，惟於是時見之，可見真正弊風，正非無法。